

长篇1小说

谁动了情

吴作品




谁动了情



作品

 中国出版集团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动了情 / CK 著 .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1. 11
ISBN 978-7-5143-0341-4

I. ①谁… II. ①C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8789 号

谁动了情

著 者 CK
责任编辑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xiandaibook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
印 张 19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341-4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第一章

(1)

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次机会，让你去做平时不会做、不能做、不敢做的事。杨舒偷偷辞掉堪称铁饭碗的工作，觉得自己必须轰轰烈烈地冲动一回。

这不是灵光一现头脑发热，确切地说，杨舒已经蓄谋很久了。说好听点，这是为了理想不畏众人反对努力拼搏；说难听点就是吃饱了撑的穷得瑟。可趁着年轻，破釜沉舟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又有什么错呢？所以杨舒理直气壮，满怀斗志，热情洋溢，指着老天叫嚣着要与天公试比高，三下五除二先断了自己的后路。

这个举动首先引起了多年好姐妹陈冬晓的强烈反对，她不住地摇头：“骑驴找马，骑驴找马，你连‘马’都没找到，就先把‘驴’杀了，更何况这不是一头普通的‘驴’，虽不至于白金镶钻，也是一头‘汗血宝驴’啊，你也太冲动了。”

杨舒不以为然：“什么骑驴找马，骑驴你能追上马吗？我这叫决心，你懂不懂，我既然打算追求理想，就没给自己失败的机会。”

冬晓无限扼腕，心想这人跟人就是不同，要是她能找份铁饭碗的工作，打死都不会放手。她上下打量杨舒，不免有些好奇：“说了半天，你的理想是什么啊？”

杨舒神秘秘地笑，说起她的理想，一点也不伟大，跟报效祖国、为家为民做贡献完全不靠边，说白了就是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，干再好也赚不了多

少钱，可谁让她从小就喜欢呢。她靠近冬晓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我的理想是当空姐。”

冬晓直接回了一句：“就你？长得跟驴粪蛋儿似的，当什么空姐啊，再说这也太离谱了，哦，您老人家就为了这，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，你被驴踢了吧？”

杨舒不乐意了，心想你陈冬晓说话就说话，怎么竟把自己跟驴搭上关系呢？她仰起脸：“理想这东西人各有志，不喜欢的人，根本没法理解我的境界。”

冬晓耸肩：“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解释。”

这个问题，杨舒倒是深思熟虑过。杨舒双手托住脸：“我啊，压根就没打算告诉她，至少在踏上理想道路之前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。”

刚辞掉的工作是杨舒妈妈苏丽华动用超多关系，送了超多钱财好不容易才帮她安排的，要是苏丽华知道女儿刚干了三个月就撒丫子走人，非剔了她的排骨炖汤喝不可。

在苏丽华眼中，一个女孩子根本不需要什么理想、事业，最要紧的是稳稳当当找份可靠的工作，一路干到黑，到老还有国家养着，那小日子多滋润哪？得让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啊？再说了，女孩子有稳定工作，也好找婆家。总而言之，苏丽华的结论就是：你小子给我老老实实地去上班，别再想那些乱七八糟不靠谱的事儿了。

杨舒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跟苏丽华沟通，连发表言论的自由都没有。可自己的人生不能由自己做主，实在太憋屈了。杨舒决定跟苏丽华好好聊一聊，至少得为自己争取点什么。

那天，两母女从菜市场买菜回来，杨舒破天荒跟苏丽华进了厨房，人五人六地洗菜，嘴里犹豫着说：“妈，您觉得您这辈子过得爽吗？”

苏丽华切菜，刀法快狠准：“什么爽不爽的，过日子不就是那么回事！”

杨舒沉默了一会儿，试探地说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当初你想当护士，是姥爷死活非逼你当老师的，对吗？”

苏丽华往锅里放油，油花滋啦啦地响着：“是啊，没当成护士，我挺遗憾的，不过当老师也不错，可以教育很多孩子。”

杨舒“哦”了一声：“那您就不后悔？”

苏丽华举着铲子炒菜，动作干净利落：“还行，过日子哪有全都顺心的。把

酱油递给我，还有醋！”

杨舒觉得这话实在没办法接下去了。她鼓足勇气，发表自己的见解：“你们那代人还不是家里安排什么就是什么，好不好的凑合凑合就是一辈子，以物质为主，可现在时代变了，我们上过大学，虽不至于多有钱，却也不愁养活自己，物质不缺乏，就缺精神，是否幸福，是否有成就感……说白了，就是得有理想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并为之拼搏……”

苏丽华觉得这话有点道理，她在教育这口待了一辈子，太有感触了，中国这些年光吵吵缺钙缺锌缺铁，却不知道年轻人缺的不再是物质或营养，而是理想。

杨舒见苏丽华没什么特别反应，放下心来继续说：“所以，我觉得我也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。”

苏丽华将菜盛盘，总算看向女儿：“哦，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啊？”

杨舒胆战心惊地说：“我想当空姐。”

苏丽华皱起眉头：“青春饭？不靠谱，你说你们这些小丫头是怎么搞的，就不能脚踏实地做点正事吗？”

杨舒嘟囔：“这怎么就不是正事了，我从小就喜欢，这么多年了也没改变过，难道就不该尝试一下吗？”

苏丽华连连摇头：“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想当空姐啊？”

说起理想，杨舒不由眉飞色舞：“说不好，反正小时候，你带我坐飞机去海南，在飞机上我看到一个空姐，特别漂亮，说话又温柔，人见人喜欢，我就想，要是我也能穿上那身衣服，就好了。”

苏丽华下结论：“就因为一身制服，你就想当空姐，虚荣！肤浅！你光看人家漂亮了，你怎么没想想等你岁数大了，还能干什么去？做事得看长远，不能只看眼前。”

杨舒憋了一肚子气，啥叫虚荣，啥叫肤浅，找份吃皇粮的工作就不是虚荣，住大房子开跑车就不叫肤浅？因为制服怎么了，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绿军装而去参军，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绿军装而嫁给军人，空姐虽没有当军人那么崇高，可也是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啊。

一个人的喜好，没有多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这可没有“日久生情”的，只有麻木不仁和得过且过。好吧，就算工

作有好有坏，就算人的眼光、评价有高有低，理想却是没有贵贱的。难道找份稳定的工作，没滋没味地过一辈子，天天空虚遗憾就是人间正道？

杨舒气鼓鼓地看着苏丽华，心想跟你说了也白说，还是先斩后奏吧！只是有一项，杨舒急需同盟军，她陪着笑对冬晓说：“不过，我每个月都要上交给我妈一千块钱……说是给我攒嫁妆，啥叫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我妈这笔账太划算了……还有我的生活费，你得先借我。”

冬晓瞪大了眼睛：“敢情是要跟我借钱啊，去去去，别靠我这么近，我跟你还不熟。”

杨舒迂回谈判：“给你算利息，绝对比银行高，行不行，哎呀求你了！你要是帮我，那你就是我的再造父母，将来我一定把你供起来！”

冬晓推开她：“打住，越说越不像人话，借你没问题，可有一点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你妈，知道吗？”

杨舒一听事情搞定，一把搂住冬晓：“那当然了，我要是告诉我妈，那才是真被驴踢了！”

冬晓觉得自己有点亏得慌，再次增加筹码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答应我，今晚陪我去相亲！”

杨舒满口答应：“行啊！”

冬晓补充：“我是说，六人相亲晚宴，你不是陪同，也得跟着相！”

这回轮到杨舒傻眼了。

杨舒一直觉得天底下最不靠谱的事儿就是相亲。两个别有用心的，在一大堆心怀鬼胎的人设计、安排、撮合下，像两个销路不好却挂着“畅销”字样的商品，尴尬地坐在一起，互相审视、挑剔，将太极精神和迂回战术贯彻到底，谈一些诸如爱好、收入、家庭状况之类的话题。什么问题点到为止，什么内容要探清对方的老底，又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个势利、肤浅、目的性太强的人。一来二去，假如条件合适，彼此又看着顺眼，就可以打着爱情的幌子继续深入……

总觉得多了些什么，又少了些什么。

冬晓也觉得这事别扭，可她实在不敢违抗家中李太后的权威。打她大学毕业，就在李太后的催促威逼下四处相亲，什么同事的侄儿、同学的外甥、三姑单位领导家的公子，几乎每个月都要相上几次，真让她怀疑，难道自己真的就

嫁不出去吗？

冬晓闹心地说：“一对一相亲也就罢了，还搞什么六个人，我又不是结婚狂，至于这么迫切吗？”

杨舒觉得这个火坑她可不能跳，忙找话推辞：“我啊，不是不陪你去，纯粹是为你着想，万一你看上的人死活非要跟我走，那怎么办？为避免这种尴尬的剧情发生，你还是一个人去吧，我会在家烧香拜佛祝你万事如意的。”

冬晓软磨硬泡：“你就陪我去吧，大不了我不收你利息……我知道你不喜欢相亲，你就权当去高档饭店蹭饭嘛，白吃白喝的好事可不是天天都有……反正你得陪我去，要不我立马打电话向你妈告密。”

啥叫吃人嘴软拿人手短？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就被同盟军给威胁了，这可是战略性的失误啊，愣把火坑当救星。可眼下她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好安慰自己，反正只是坐在那里装装样子，让人家上下打量、评头论足，又不会少块肉，关键是可以蹭饭，吃他个昏天暗地，顺便还哄得冬晓帮她保守秘密，说到底还是她赚了，这笔账划得来。于是忙不迭梳妆打扮，屁颠屁颠跟在冬晓身后。

饭店的环境不错，靠窗的角落里，长方形的桌子两边坐着三男三女，司仪站在侧面热情洋溢地说个不停，大意就是让大家不要拘谨，边吃边聊。杨舒也没仔细听，注意力全放在桌上那几道花花绿绿的菜上，心里琢磨着，这大饭店就是抠门，菜不一定好吃，价钱贵得要死，量还少得可怜。

对面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见杨舒心不在焉，总算开口，表情略带些傲慢：“杨小姐，我一直欣赏中国传统女性，假如你没有恋爱史、同居史、堕胎史；无各类慢性疾病，婚后愿意留在家里操持家务、相夫教子，我们就更深入地了解一下。”

这世上总有一些人，比难吃又昂贵的菜更令人倒胃口。杨舒勉强挤出几声委婉的干笑：“您这么优秀，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。”

五分钟更换一次位置。这次坐在杨舒面前的是个眼神忧郁的人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一直无法忘记我的前女友，可是家里逼着解决婚姻大事，如果杨小姐不介意我心里有别人的话，我们就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吧！”

最后一个男人个头不高，微胖，看到杨舒眼睛就发亮，伸手就来握杨舒的手，操着含混不清的口音说：“杨小姐气质真好啊，在哪工作啊？你不是婚托吧？饭后我请杨小姐去看电影啊……”

杨舒一面使劲抽回自己的手，一面咬牙切齿暗自发誓：我要是再来相亲，就让闪电劈冬晓家的那条狗！

(2)

回到家中，杨舒觉得很累，精神却很亢奋，她跟苏丽华打了招呼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放着一只漂亮的小盒子，小时候杨舒用它收集过漂亮的贴纸、娃娃形状的头花、透明的玻璃球等，可自从她见过空姐之后，这只盒子就有了专门的用途。

杨舒打开盒子，里面放满了空姐的图片，各国空姐，各种制服，各类新闻，各类报道。其实，考大学的时候，杨舒就想报考空乘专业，可苏丽华紧捏着她的报考志愿，她连摸上一把都没机会，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妈妈支配着去念财会。那时的杨舒还没有实力反抗，毕竟经济大权还掌握在苏丽华手中，可现在不同了，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即将放飞的鸿鹄，总算要离开燕雀的团队了！

当然这些都属于主观因素，最最重要的是，现在，客观机会也总算来到了。杨舒从包里掏出空姐的招聘启事，越看越兴奋。

1. 身高 165 ~ 175 厘米。
2. 体重 45 ~ 60 千克，可正负 10 千克。
3. 年龄 20 ~ 25 周岁，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。
4. 身体健康，容貌端正，普通话标准。

……

杨舒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按人家要求长的，全都在要求范围之内。她躺在床上，将招聘启事盖在脸上，这回总该如愿了吧？她虽没就读空乘专业，却业余学了很多知识和技能，大学四年还苦练英语口语，培养自己的才艺……都说心诚则灵，老天怎会不眷顾有心人？

杨舒一骨碌爬起来，洗漱做面膜决定早早上床睡个美容觉，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空姐面试，她一想到自己将要穿上制服，拖着飞行箱和众空姐一起走在机务大楼里，遇人就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，心里就痒痒，实在按捺不住，就傻笑一会儿，然后告诉自己：淡定、低调，闭眼睛睡觉。过上五分钟，周而复始。

等她真正进入梦乡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。枕着美梦，带着傻笑，她轰轰烈烈一路睡到8点。苏丽华来敲她的门：“杨舒，起来了，该上班了。”

好烦！杨舒翻了个身继续睡。

苏丽华推门进来：“你越来越能睡了，昨晚那么早上床，怎么还是起不来。”说着把她的被子整个一掀，杨舒觉得冷，大大地打了个喷嚏，整个人也跟着清醒过来。

不对啊，老妈叫自己起床上班，那都是8点的事了，她不是信誓旦旦要7点起床、7:20准时出门吗？这要是误了面试，她可真就歇菜了。

杨舒一骨碌爬起来，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，早饭也顾不得吃，连滚带爬地朝外跑去。这是周一早晨8点，加强版的上班高峰期！！各大路段开始堵车，长长的车队亮着红色尾灯烦躁地鸣着笛。三分钟一班的地铁挤满了人，黄线之外还有无数因为没上去车而叫嚣的人，公交、出租车更加惨不忍睹……

缓慢前进的汽车长队发出刺耳的笛声，惊起高楼上蛰伏的鸟群，呼啦啦地振动翅膀在天空中盘旋，这年头的水泥丛林很难看到这样的场面。

马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，行色匆匆，有的边看报纸边咬煎饼，有的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偶尔擦肩而过还能听到流泻出来的音符。红绿灯交替，停留下来和刚刚开走的汽车里播报着早间新闻和路况信息，某某路段畅通无阻，某某路段交通拥挤。

杨舒站在马路边上伸着胳膊，焦急地拦车，可傻等了十多分钟，路过的出租车都载着客，她不停看表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眼看她就迟到无疑了，心情简直跟黄果树瀑布似的，飞流直下。

一辆黑色的车忽然从堵塞的长龙中拐出来，停在距离杨舒不远的地方，司机师傅似乎还探头朝这边瞅了一下，杨舒猜测这是一辆“黑车”，马路边上有好几个等车的人蠢蠢欲动，随时准备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这辆车，杨舒可不能让好不容易来到的机会让给别人，她穿着高跟鞋大踏步跑向“黑车”，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就坐了进去：“师傅，去傲海大厦，要快！”

穿着一身运动装的司机师傅眉宇间有股蓬勃的英气，大概是没见过这么狼狽的上班族，有一瞬间的失神，杨舒从包里掏出120元拍在司机手里，重复：“师傅，去傲海大厦，快点，我赶时间去面试！你可以绕点路，关键是不能堵车，我要在9点之前赶到傲海大厦！”

司机师傅又看了杨舒片刻，这才发动车子。杨舒抓紧时间打开随身的小包，将里面的化妆品掏出来，对着小镜子旁若无人地化妆，眼线、眼影、唇膏、睫毛膏，最后对镜子笑一笑，将胭脂涂抹在双颊高起的部位。

司机师傅从后视镜偷偷观察杨舒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浅笑……他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去傲海大厦，虽然绕了几条街，却都是比较畅通的路段，如果再开得快一点，应该可以准时到达。他加足油门，朝另外一条街道驶去……

8点58分，杨舒冲下车子朝傲海大厦的电梯口跑去，好在电梯还算给力，很快就到达一层，迎接满头大汗的杨舒。进入二十四层的大厅，她将自己的简历交到工作人员手中，接待的小姑娘对里面喊：“最后一个已经到了！”

立刻有工作人员将大厅的大门合上，小姑娘引领杨舒往里面走。推开小门，杨舒就震惊了，这简直比春运时的火车站还要人山人海，看来这年头符合基础条件的人太多了，杨舒平缓自己的呼吸，心想甭管多少人，都当她们是菜瓜，自己一定会脱颖而出的。

小姑娘交给她一个号码牌，微笑着说：“5人一组面试，听到自己的号码就上台！”

杨舒朝前看了看，全是脑袋，压根看不到什么“台”和评委，再看号码，好家伙，四千多号，轮到她黄瓜菜都凉了，那时评委肯定早已疲惫不堪，审美疲劳了，耐心也磨光了，稍有差池保证一刀将你砍掉，半点机会都不给。

她坐在角落里，一边郁闷一边安慰自己，晚点面试也有一定的好处，至少可以了解面试流程和考官提出的问题，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她拉住小姑娘，笑问：“请问，上台后要做什么？”

小姑娘这才将一张纸交给她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，笑说：“初试是要念广播词，念完后，考官会通知你是否有下一次面试。”

杨舒大略看了一下，觉得并不是很难，心里略微稳定了一些，她追问：“总共几轮面试？”

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周围无数美女的关注，大家都凑过来，小姑娘倒是很有耐心，笑答：“面试分六个阶段，初试过后，就要参加复试，有两位主考官询问你们一些跟工作有关的问题，通过者进入第三次面试，这次你要穿上制服，接受四位主考官的考察和询问，再次合格后，就要进入才艺、茶会和转椅子，时间总共四个小时左右，结束后就会通知你是否被录取了！”

周围一片惊呼：“这么多关卡啊？真跟选秀似的！”

杨舒也不禁咋舌，她向人群的尽头望去，那里已经有人开始面试了，杨舒觉得自己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知己知彼，至少也要观摩一线获得第一手资料，打定主意，她开始施展杨氏凌波微步，定神运气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一猛子扎进人海，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应聘者里穿梭、遨游。近了，更近了。她听到考官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做一名空姐？你对空姐的工作有哪些了解？”

面试者紧张得连声音都发抖了：“我……我觉得空姐都很漂亮，我妈说我穿上制服一定很好看，我……”

杨舒暗笑，这肯定是一个大脑已经一片空白的家伙，哪个参加面试的人会说这么不着调的答案，好歹也要宣扬一下空姐的伟大和神圣，最后再表述自己的决心嘛！

面试官笑了笑，说：“下一个！”

杨舒忙收敛心神，竖起耳朵仔细地听，其实面试问题都有固定的套路，无非是考验你的心理素质、处理问题能力和团队意识等，比如在飞机上遇到不讲理的旅客你应如何处理？你考虑过空姐工作的辛苦吗？如果你被我公司录取，你将准备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空中乘务员？做一名优秀的空中乘务员应具备哪些品质？你在学习期间好朋友多吗？谈谈你对本公司的了解？公司都有哪些机型、航线？你为什么报考本公司？等等。

杨舒觉得这些问题，只要稍微用点心，都不难说出令考官满意的答案，可想要被录取，就要想办法引起考官的注意，她仔细观察应聘者，心里暗暗有了主意。

终于轮到杨舒了，她不由脸发烫脚发凉全身血液逆流，连听力似乎都退化了，总回荡着嗡嗡声，她跟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走上台，最初的几分钟里，评委们并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睛仔细打量每一个人，足足过了五分钟，才一一问问题。

她走上前，没有用中文进行自我介绍，而是先用英语，再用韩语，在空姐的选拔中，外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懂得越多机会越大，如果是小语种，就更具有优势了。评委果然抬起头来，用疲惫的眼神看着杨舒，然后用笔在纸上记录着什么。

另一位评委开始提问，杨舒早就想好了各种答案，可她没有想到，考官竟

然皱着眉头说：“你的衣服看起来怪怪的，你的表现不够当一名空姐！”

杨舒傻眼了，原本她还斗志昂扬，以为自己是百炼成钢，现在倒好，直接退化成破铜烂铁了，她低下头观察自己的衣服，哪里怪？比刚才那位袒胸露乳的女孩子端庄多了。自己的表现怎么不够格了？这还没开始表现呢，怎么就下定论了呢？

想到这里，杨舒的脑袋忽然闪过一丝光芒，莫非，考官是故意要测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特殊状况处理能力？她抬头看向考官，深呼吸了口气，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考官您好，感谢您对我提出的宝贵意见，请问考官，我的穿着和表现哪里不太合适，请您详细指出，我会根据您的意见以及公司的标准进行调整，以便做到更好。”

考官打量着杨舒，也不回答，就直接跳到下一个人了，杨舒有些慌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自己的回答不够好？下了台，她委靡地坐在角落里，心里跟放了一面鼓似的，咚咚响个不停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，彻底玩完了。

考官走出来公布通过名单，经过几轮下来，最后只录用5个人，杨舒想着考官的表情，心想自己肯定没戏了。她站起来，收拾自己的简历和资料，颓然地往门外走，简直觉得天都要塌了。

就在她的手刚碰触到门把手时，考官的声音响起：“杨舒！”

杨舒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叫她干吗？她回头，考官笑着说：“以上五位通过审核，明天请到公司报道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。”

杨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看到落选的美女们将评委团团围住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恳求、质问，思维总算慢慢回到大脑。录用了，我被录用了。她一蹦三尺高，欢笑着往门外跑，迫不及待要跟冬晓分享自己的快乐。

冬晓还在上班，她压低了声音：“你还真就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？”

杨舒得意地哼哼：“哪呀，我这是被虐狂爱上虐待狂，命中注定。”

冬晓跟着瞎贫：“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还知道北在哪吗？”

杨舒用耳朵和肩膀夹住电话：“上边啊！”

冬晓扑哧一乐：“你说这么大的好事，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酬谢我这个再造父母？”

杨舒顺着杆子爬：“你说你也好意思压榨我这个无业游民，哦，我用跟你借的钱请你吃饭，说起来像话吗？”

冬晓撇嘴：“就知道你没良心，当初说得天花乱坠，转眼就不是你了，看我下次再帮你！”

杨舒赔笑：“今时不同往日啊，要是我没辞职，保不准什么时候有聚会就带上你去蹭饭了，现在我兜里正没银子，改天，改天吧！”

冬晓声音压得更低：“你小子就是有这狗屎运，告诉你，我公司今天有庆功宴，你过来蹭饭吧！”

杨舒有片刻迟疑：“你罩得住吗？”

冬晓回答：“根本不用罩，两家公司人那么多，谁知道你是哪边的，浑水摸鱼，懂不懂？”

杨舒立刻来了兴致：“懂，我这就杀过去，吃他个血本无归。”

庆功会在莲石路边上的饭店里举行，冬晓站在门口等着她，笑得有些得意，杨舒问：“是自助宴会吗？”

冬晓没好气地回答：“你当这是电视剧啊，大公司庆功吃自助？不过是包下一个场地，摆上八九桌，吃吃喝喝而已。”

两人边说边走进饭店，杨舒大致瞧了一下场地，还凑合，不像冬晓形容的那么寒酸，至少还有一个宽阔的舞台和凌乱的灯光，一些年轻的人们在舞台上舒缓地扭动着腰肢。冬晓安排杨舒坐在距离舞台最远的桌子上，嘱咐她：“你的任务就是尽情吃，谁跟你说话你都甭答，免得暴露身份，知道吗？”

杨舒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，忙不迭点头应允，挥舞着爪子就开始大吃特吃。

一个人影走过来，很有礼貌地询问：“你是这家公司的职员？”

杨舒头也不抬就点头，心想不会有人较真到让她出示工作证吧！人影笑了：“今天的面试如何？”

杨舒愣了一下，缓缓抬头，面前的男人竟是早晨的黑车司机，她瞪大了眼睛，嘴里那根蓝莓山药咽也不是吐也不是，她转动着眼睛，顺着人家的话往下说：“还行吧，通过了，过几天我就要辞职，走马上任了。”

心里却七上八下，万一人家跟冬晓公司的谁谁谁提起自己，那可就穿帮了，蹭饭被当场抓获的下场是什么呢？冬晓不会因此卷铺盖走人吧？

不对啊。杨舒看向男人，心想你一黑车司机跟冬晓的单位能有什么关系，难不成也是来蹭饭的？再不就是某老总的司机？杨舒的脑袋噼里啪啦地计算起

来，你小子拿老总的车拉私活也不是件小事，难怪看到自己会紧张兮兮地走过来询问，既然都有把柄，谁怕谁啊？于是放宽了心，还热心肠地给人家拿了一副碗筷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拉私活的事情说出去的，你也不用打探我，反正我都要离开了，来，吃吃吃。”然后继续大快朵颐。

不远处，冬晓瞧见杨舒热络地跟一个男人说话，当即吓了一跳，生怕杨舒说露了嘴，忙走过去：“孟总，你怎么坐这了，大家都等着你过去跳舞呢！”

杨舒看了看冬晓，又看了看身边的男人，傻乎乎地说了一句：“孟总？你不是司机吗？”

冬晓觉得这话不对：“什么司机？他是联华公司运营部的副总监……”

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杨舒，接起冬晓的话：“你好，我叫孟淮北，第二次见面请多关照。”

(3)

回去的路上，冬晓几乎把所有自己能想到的文明骂人词汇全用上了，她说：“杨舒，你大脑沟回是不是有点浅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谁说话你都甭搭理，你是白丁吗？还是根号四？竟然把人家当成黑车司机？你智商低于80了吧，哎，杨舒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甭爱理不理的。”

杨舒斜靠着车窗，反倒被冬晓骂笑了，她说：“来，喝口水吧，你骂得也怪不容易的。”

冬晓瞪她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要是被处分了，第一个不饶你。”

杨舒提了提肩膀上的背包：“人家也没说要告发我们啊？”

冬晓有些郁闷：“这才是定时炸弹呢？还不如给我个痛快的，总这么悬着，心惊胆战的。”

杨舒撇起嘴：“我觉得，他才不会那么无聊，闲着没事揭发你呢。再说了，他只当我是你公司的人而已……”

冬晓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公司就算是新来的，也没人不认识他，这次庆功会主角就是他，你早就露馅了。”

杨舒嘿嘿一笑：“那你就自求多福吧！”

正好车到站，杨舒跳下公交车，丢下句“拜拜了您哪”，屁颠屁颠地走进黑暗中。夜色有点浓，灰蒙蒙的天，月亮星星一概没有。杨舒的心中却充满了

阳光，啥叫胸怀希望，就是你走路掉水坑里也能咧嘴傻笑。

步行5分钟，杨舒推开家门，室内开着灯却没有电视的声音，杨舒觉得蹊跷，这个时段妈妈不是都会霸着电视和遥控器看韩剧吗？她探头看向客厅。

苏丽华正襟危坐，一副等她多时的模样。若不是今天出去买菜遇到当年函授班的同学，她还不知道杨舒这小妮子竟然瞒着她把工作辞了，她回家跟老公杨业明商量，这事到底该怎么办？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？或是再送点礼把杨舒弄回单位去？

杨业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开放，他觉得女儿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，就说明她是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的，不妨先听一听，再做论断，毕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。

苏丽华却认为老两口必须态度坚决，再不管教，这丫头不知还会做出什么败家的事儿来，倘若是其他事，苏丽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会太计较，偏偏是这份工作，当初她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才求得这份工作，人家小妮子居然一点没放在心上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压根没跟她商量，她作为母亲的权威、地位、良苦用心彻底被忽视了，怎能不让她气愤？

苏丽华开口说：“你过来，我和你爸有事跟你说！”

杨舒走进来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这么严肃？”

杨业明说：“我和你妈想跟你聊一聊人生、责任和生活。”

杨舒有些没底了，这阵势她没见过，跟两国会晤似的，说话都开始打官腔了。杨舒坐下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好，您说吧！”

苏丽华忍不住了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能把工作辞了呢？当初你又不是没看到爸爸和妈妈为你花了多少心思，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？”

杨舒傻眼了，爸妈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她叹口气，哎，该来的总会来，索性就敞开了谈吧，她说：“妈，你先别生气，其实，我挺珍惜的，我也知道你们不容易，可是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想做我喜欢的事，那份工作是好，可我不喜欢，每天跟行尸走肉似的，没错，它稳定，可靠，到老都有保障，可做一个行尸走肉，有意思吗？”

苏丽华火冒三丈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倒是害你了？你不就是心心念念想当空姐吗？空姐有什么好的？”

杨舒试着尽量缓和语气：“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我就是觉得趁年轻应该去

实现一些事情，现在求什么稳定啊？到哪也没有稳定、一辈子的事，还不如甩开膀子达成自己的梦想。”

杨业明安抚苏丽华，问杨舒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实现理想？”

杨舒信誓旦旦：“我已经通过空姐的面试了，明天就要参加空姐培训，当空姐是我的理想，我要实现它。”

杨业明摘下眼镜：“那实现了之后呢？”

杨舒回答：“好好干呗！”

杨业明追问：“再然后呢？”

杨舒愣了：“还有什么然后？”

杨业明笑了：“比如空姐有什么发展空间，你的发展上限是什么？进一步的发展目标又是什么？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爸爸妈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你人到中年，我们也更老了，那个时候，你如何赡养我们？没错，我们有退休金，可人老了总会生病，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你要赡养两边老人，你能行吗？”

杨舒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过去跟同学朋友们谈论理想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没有勇气实现理想，杨舒总取笑他们：不够坚定，否则怎么会没有勇气。现在才知道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，很多时候你是不可能抛开一切只想自己的。

杨业明见女儿听进自己的话，态度更加和蔼：“我们并不是不尊重你的意愿，现代社会有两级分化，要么就只看重钱，要么就是想方设法吃皇粮，太看重钱难免有拜金的嫌疑，吃皇粮嘛，你肯定觉得太古板迂腐，的确，这些都不是好现象，可换个角度想，大家务实了，也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啊！你的责任呢？你打算怎么承担？”

杨舒抿嘴：“我知道空姐分乘务员和乘务长，一旦升为乘务长就是终身制，中国现在也有乘务长改行做机长的，也算是铁饭碗，我觉得，只要我努力干，是可以做到最好的。”

苏丽华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什么做到最好？一个女孩子当机长，你有没有想过爸妈会担心？”

杨业明拍拍她的肩，又对女儿说：“好，我相信你会做到最好，可除了我们，你还有其他责任，你不光是我们的子女，还是别人的儿媳，别人的老婆，